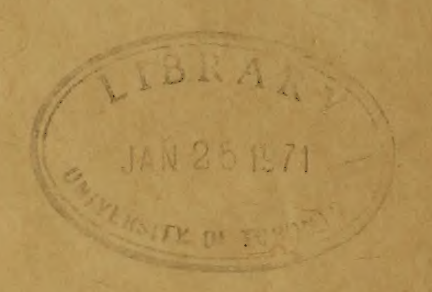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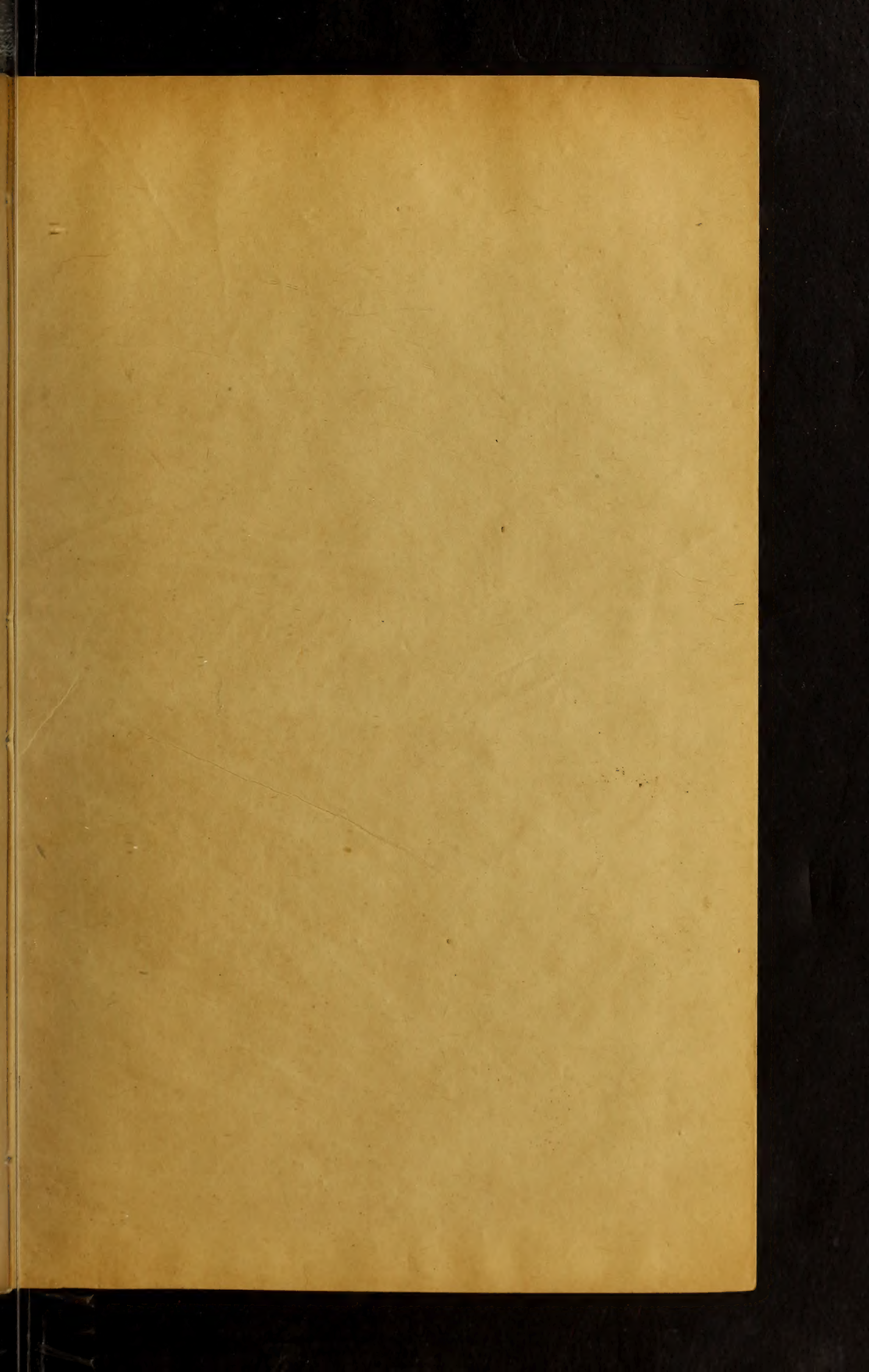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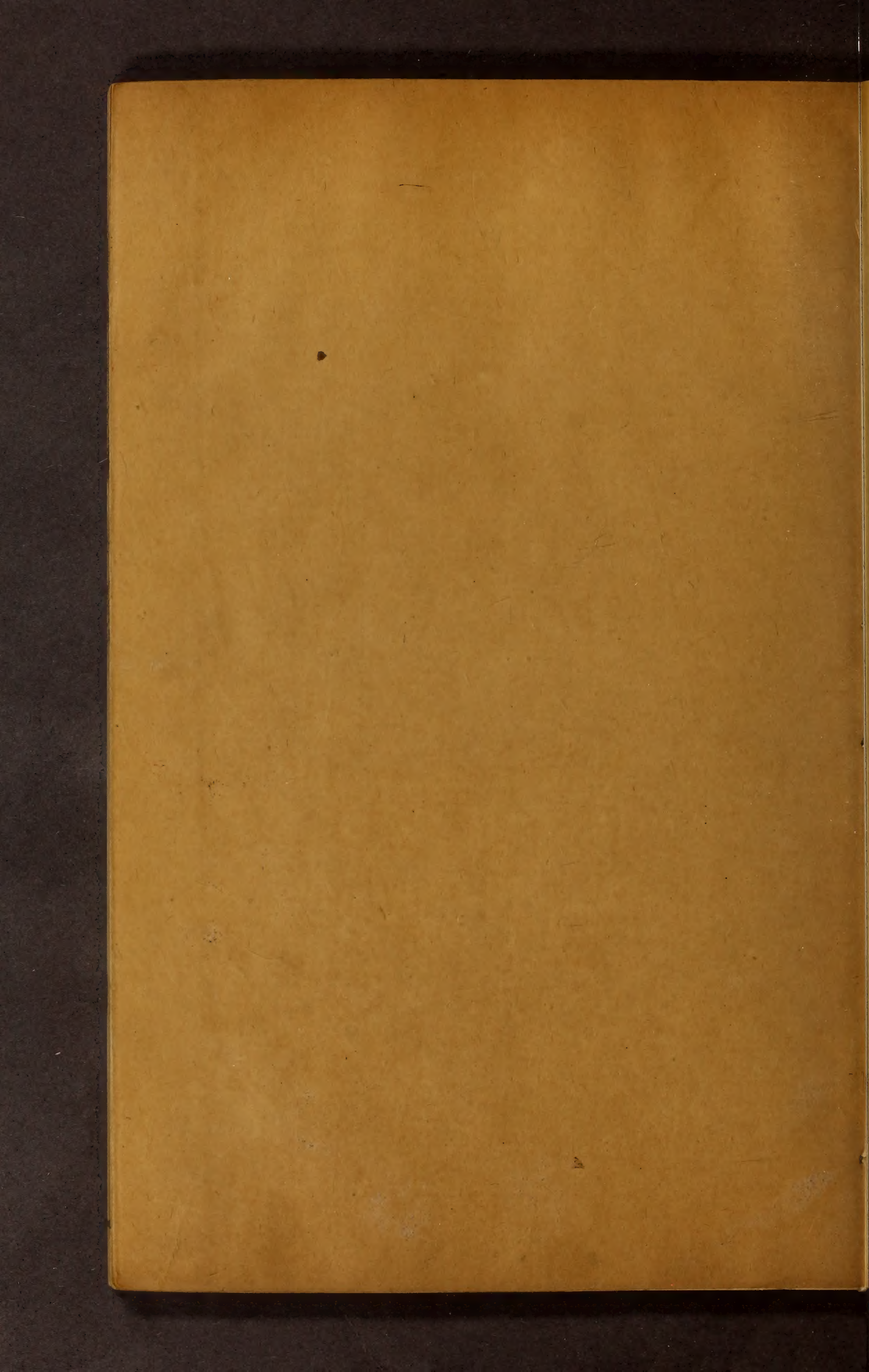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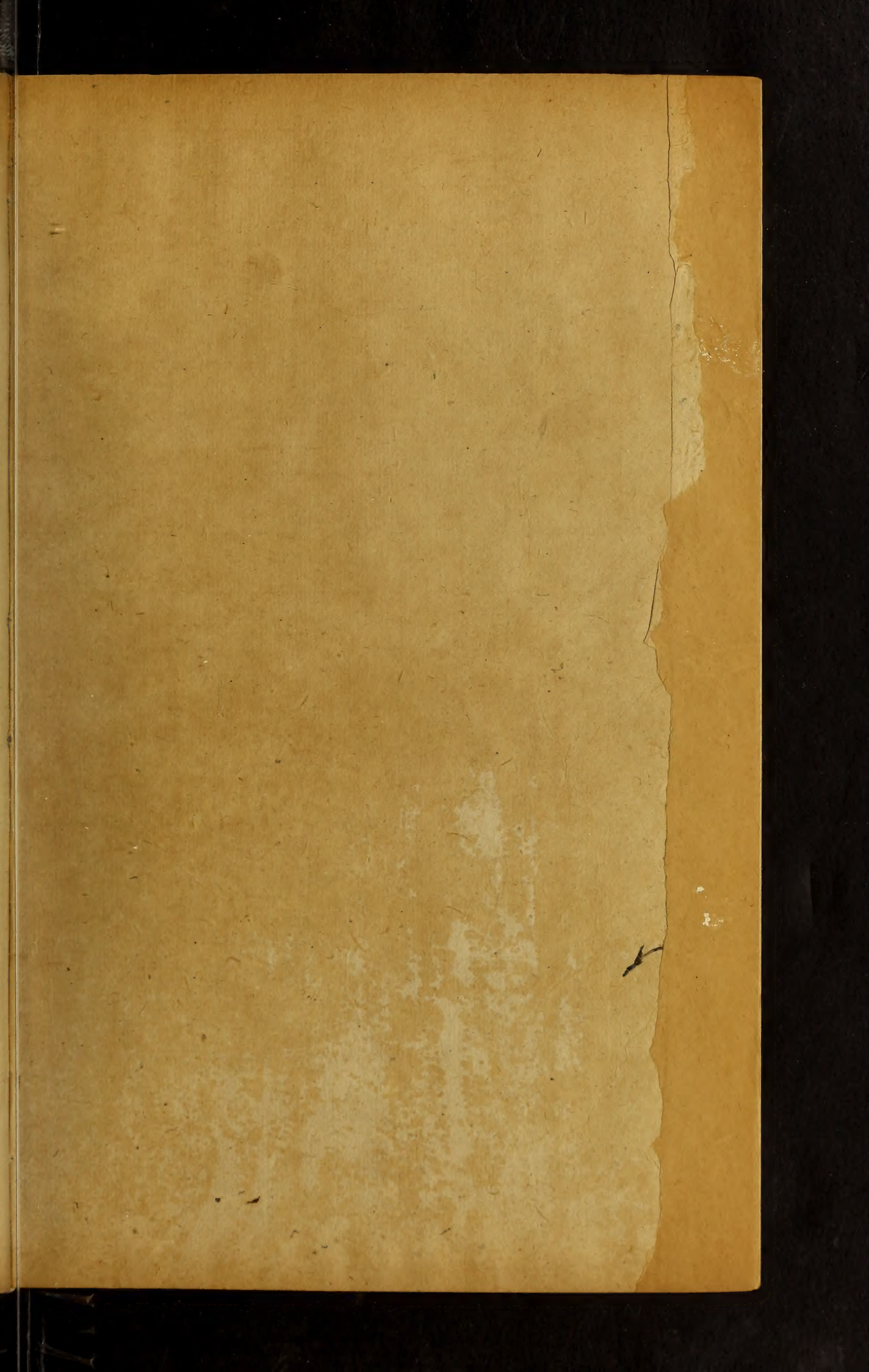

LIBRARY
JAN 25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宋楊文靖公集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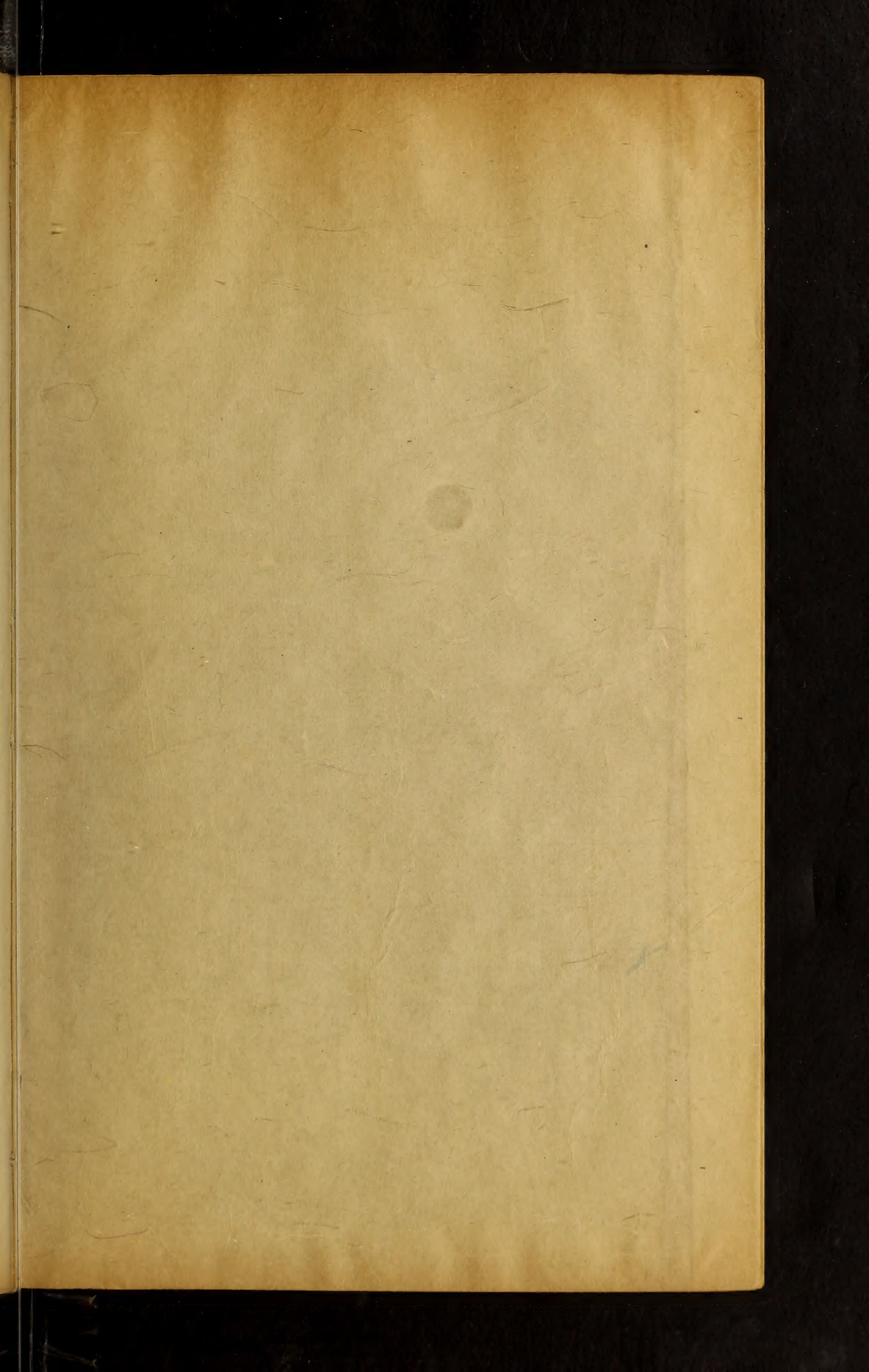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以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詩亡適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秋所以始隱

不書即位



宋楊文靖公集卷之六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以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詩亡適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秋所以始隱

不書即位

天子崩嗣子爲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

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
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
則諸侯繼世爲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
以書卽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卽位何也穀梁曰繼
弑君不書卽位正也繼弑君而行卽位是與聞乎弑
也此說是已葢寢苫枕塊終身不仕而耻讎之不復
者人子之志也况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
行卽位乎此不書卽位所以爲正也然隱非繼弑君
而亦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
書卽位者葢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隱之不敢爲公也葢亦有冢宰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爲而不敢爲公也然則蔿氏之禍隱實爲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鄭伯克段于鄢

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比其得衆也雖欲制之反畏人之多言則克段非國人之志也

故不稱國討而書鄭伯以譏之夫爲人君不能明義以善俗使不義者得衆則鄭伯之過大矣孔子曰我戰則克克者勝敵之辭也書克以見段之盛彊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所以叅譏之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惠公仲子喪不見於春秋於此始賵不及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內爲主也宋人外之微者也屈千乘之尊而與微者盟故不書公葢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不稱使非王命也私來也書之者惡其外交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外卒皆名而此言尹氏者譏世爵也古者爲臣不敢貳其君故非銜君命則束修之問不出境所以致臣節也生無相問則其死也何訃告之有乎不書可也後世國亂君昏而爲大夫者交政於中國故生或同盟死或相訃非禮也故春秋於其訃告而書之所以正臣子之分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未命也父死子將襲爵故稱武氏子以譏之不稱使王有喪未出命故也夫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德不足以致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之跋扈不臣可知矣求者穀梁謂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是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謂之孫內諱也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雖父母亡無歸寧之義猶不當以奔志之也蓋文姜通於齊侯而殺其夫則於義有可絕而兄弟之倫喪矣故不書姜氏而以奔志之明其義當與齊絕也姜氏齊姓

也獨此不書姜氏者於其始奔正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禮也單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魯君弑於齊而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則天子固失義矣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冕弁則魯之臣子亦不當受也故書曰單伯逆王姬以罪魯之臣子不辭而往逆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嫌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爲之改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則築于

外非禮也魯之主王姬違義悖禮其惡大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桓公在所誅絕而反追錫之則王綱之紊甚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酅入于齊事之以土地也猶不免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爲也春秋善之書曰大去與夫書奔者異矣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故國君死社稷義之不得避也然則紀侯之去國無亦傷世守之義乎曰昔者太王避敵而去邠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孟

子所以教滕文公者亦如是而已此古人皆然何獨至於紀侯而疑之乎

詩義

將仲子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爲不違民而已夫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莫之與也雖有僣竊

者莫之助也尙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爲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叔段得衆而民悅則勿取不亦可乎曰彼其得衆以不義也則民化而爲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亡之本也

叔于田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爲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

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狡童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是弗與食天祿也爲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祿者義也故弗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餐弗與食天祿則不與賢人國事又甚矣故其憂又至於不能息也

孟子解

梁惠王問利國

君子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賢者亦樂此乎

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移民移粟

移民轉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違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爲政也故爲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爲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

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斯之謂也

仁者無敵

一視而同仁夫誰與爲敵

無道桓文之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樂此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爲也已蓋大匠不爲拙工改其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

是心足以王矣

爲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產告之使民不饑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今樂猶古樂

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爲主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舉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

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出乎爾者必反之理之固然也

　　徵招角招

角爲民徵爲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歛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是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世儒或以孟子敎齊宣王行王政爲臣不忠與孔子尊王之意異葢未嘗論世故也春秋之時名位未亡

天下猶以爲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至孟子時諸侯皆稱王則天下不復有周也分爲東西君之位號亦亡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謬爲之說失其旨矣

好色好貨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爲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

心不可爲也然而孟子不以爲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氾濫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廢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聞誅一夫

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爲君矣是謂一夫紂也何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簒弑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矣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

亦運而已矣

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去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亦在疆爲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

亦不知為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死勿去之為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不遇魯侯天也

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為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孔子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稱管仲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則管仲之功非子路所能也而曾西謂子路孰賢則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問管仲則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是何也曰
昔者王良與嬖奚乘爲之範驅馳終日而不獲一爲
詭遇一朝而獲十若子路者爲之範也雖不獲一而
不爲歟管仲詭遇也雖得禽若丘陵御者弗爲也仲
尼之門羞稱管晏亦猶是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齊王不忍牛之觳觫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
也而百姓謂王爲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
求其心則齊王誠爲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爲氣之帥

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可也又曰無暴其氣者蓋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一亦能動志故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氣之本體也氣無形聲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

著名之也

勿忘勿助長

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爲害則同矣循其自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伯夷柳下惠

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爲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孟子將朝王

齊王欲見孟子孟子辭以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

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爲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弔葢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旨況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爲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於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爲臣之義時

君茍無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為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況得而召之乎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舜之臣子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人者孟子所言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偪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皐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叙宜如此也不同亦時焉而已矣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

取之以與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與起

伯夷柳下惠道不行於天下而流風足以澤世起後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遲遲吾行也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

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惟義所在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

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夫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薛居州善士也

政不足與閒也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

之非則雖一人可與王爲善矣薛居州善士而已不足以與此故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是皆已甚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爲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矙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矙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楊子謂詘身以伸道非也

若合符節

舜之事瞽叟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故曰若合符節

君之視臣如犬馬

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爲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爲臣葢有如此者孟子爲齊宣王言之使知爲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無是理也

天下之言性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如禹之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

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爲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孔子作春秋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以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葢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爲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

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堯舜之道豈遠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卽耕于有莘之野是巳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亦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盡心

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

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畢失其旨矣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至於股無胈脛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之爲我亦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爲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隣有鬬而不知閉戶室中有鬬而不知救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

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亦楊墨而已矣

柳下惠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爲柳下惠也

同道不同道

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其揆一也

五十而慕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葢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言五十而慕葢以此也

五霸假之

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爲說耳

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爲能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爲天下自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懼焉異端之學自以爲精微之論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義故學者莫知適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也

楊文靖公集卷之六終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七

辨一
神宗日録辨

上問　唐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爲法唐太宗所爲不盡合法度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爲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爲制也

夫道止於中而已聖人經世立法非固貶損矣以中人爲制道固然也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中而已葢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上問周公用天子禮樂有之乎對曰於傳有之然則人臣固可僭天子曰周公之功衆人之所不能爲天子禮樂衆人所不得用若衆人不能爲之功報之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所以爲稱也然周用騂而祭周公以白牡雖用天子禮樂亦不嫌於無別

周公之所爲皆人臣之所當爲也爲人臣之所當爲是盡其職而已若人臣所不當爲而爲之是過也豈足爲周公哉使人臣皆能爲衆人之所不能即報之以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則朝廷無復有等威矣故記曰魯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用

騂周公白牡雖用天子之禮樂不嫌於無別是猶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爲有禮非通論也然周公用白牡見於明堂位所載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則白牡商禮也夏尚黑周騂則魯兼用也以是爲有別亦疎矣

上問張端河北鹽議對曰亦恐未可爲上言韓琦亦有文字曰此事恐須少待今且當以變通財利爲先上曰但理財節用亦足以富如此事不爲可也曰今諸路皆用刑辟榷鹽今北雖榷似未有妨因言理財誠誠方今所先然人主當以禮義成廉耻之俗爲急凡

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若宣著爲利之實而禮義廉恥之俗壞則天下不勝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

取之有藝用之有節先王所以理財也故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夫宣著爲善之名而陰收爲利之實此五覇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爲也故青苗意在於取息而以補助爲名市易

欲盡籠商賈之利而以均濟貧苦爲說皆此意也

昔哀公問年饑用不足而有若對曰盍徹乎孔子之徒其理財蓋如此使後世之士言之人必以爲迂也非深知先王之道者何足以語此

上問如何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對曰欲錢重當修天下開闔斂散之法因爲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幷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蓋經費則有常賦以待之至於國有事則財用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

明其法以爲人主不當與百姓爭利又因請內藏可出幾何以爲均輸之本上曰三二百萬或三五百萬可出也

桑弘羊爲均輸之法置大司農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是將擅天下商賈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職任萬民阜通貨財商賈之職也今爲法盡籠天下之貨而居之商賈豈不失職乎余甞考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

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斂之益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益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乏皆濟矣其法豈與桑弘羊同日議哉然泉府所以斂貨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廛人所斂者是也其斂能幾何以市之征布與市人交易乃其宜耳今乃欲借內藏之錢何也夫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此經費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小用外府待

之大用謂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謂國事之待用者特內外府之所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蓋亦可知矣而謂以是通變天下之用皆飾說也

王氏云陛下誠能慎察義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爲妄言以沮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經或言知仁勇或言仁知勇未有先言勇者獨稱湯曰天乃錫王勇知者何也書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湯以七十里起於衰亂之中其初爲流俗小人不

悅艱難如此若非勇知何能自濟所以能自濟尤在于勇陛下捄今日之弊誠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異議紛紛小有才而不便於朝廷任事之人者不過數人亦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令朝士不識理者衆合爲異論則舉朝爲所惑

湯之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故能東征而西怨南征而北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悅也爲其一怒安天下之民故以勇知言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蓋言肇邦于有夏如此若夫立法造事不爲衆論所與一以力勝之而能成天下

之務末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余曰顥所言以爲王道之正臣以爲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男女受授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萬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全十五萬性命今欲爲凶年計當以凶歲爲之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賣祠部所剃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爲不可是不知權也

鬻祠部三千盍六十餘萬緡固非三千人所能自

具也取之於力　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亦取貲於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則其害益甚是未及賑饑而先困吾民以資游手也先王之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爲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貲以爲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丘陵弗爲也以爲王道之權豈不謬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上困問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何謂也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誠則於物無所蔽於物無所蔽則

明矣能學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則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則誠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爲利欲所昏則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誠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盡也告子之不動心豈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嘗知義也未嘗知義非明也然則所謂明者非物格知至烏足與此哉荆公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爲至蓋以其未嘗知天道故也

前一日陳升之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升之雖爲更發

書只總領商量余曰如此則合令誰簽書升之曰只諫議與押余不答既起與之同行歸廳余曰相公不欲簽書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體不便余曰參知政事恐非參知宰相政事參知天子政事於是升之欲令孫莘老吕吉甫領局余與升之提舉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時陛下使輔臣領此局今亦只是輔臣領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難稱司余曰於文反后爲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所稱余曰古六卿

即今執政故有司徒司馬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

曾公曰今執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書余曰三

公無官只以六卿爲官如周公只以三公爲冢宰葢

其它三公或爲司馬或爲司徒或爲司空古之三公

猶今之三師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不統

然亦不過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

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條

例豈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條例是

人主職業所謂制度也禮記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

知制置條例使宰相領之有何不可

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爲之而冡宰掌邦之六典雖掌邦治實秉總六職葢教禮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冡宰施法于官府而小宰以六職辨邦治則其兼總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爲之葢宰相之任也未聞有三公爲司徒司馬司寇司空者舜曰疇咨若予采葢天下之事無非王事也

故舜自謂予采則凡所以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職業矣今之勑令所以誅賞廢置人主之大柄也亦以有司爲之何止三司一司條例獨爲天子職業而使宰相專領之乎以宰相爲有司於體誠非

宜此但以口給禦人取勝同列非篤論也一云於理誠非

孔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則有司非所以處宰相也

凡興事造業振救衰弊誠須臨事而懼若顧恤流俗人情畏其不安即不能爲周公所爲商人與三監畔征之三年若畏人情不安則必大赦以安之及事平乃更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彰善癉惡以教訓之初無畏衆之意此所以能制禮樂而成周之太平也柴世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以下二十七人以能者代之當時人情豈得帖然無不安者古之有爲者上如周公下如柴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務因循所

以能各隨其材分與起功業

周公東征三年而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使密邇王室以教訓之非厲之也人情何為而有不安者柴世宗方用兵討伐斬二十七人以正軍律故能有功非安平無事之時可為也夫興造事業不稽乎衆而欲以辦給勝之一有異已則指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以惑聖聽不亦異乎

上患內藏三司見錢少余曰納絹差少而不知變轉見錢則積日月至於不可勝多去年三司以斛斗合

納見錢乃令變轉金銀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銀匹帛多於見錢乃更令送金銀匹帛外方既折納到見錢卻須要金銀匹帛諸路不免科買民被科買至買銀一兩用錢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所致魯公曰只為人人皆言諸路若般郤見錢則錢荒不便又曰王安石常以為令錢不少然人皆患錢少余曰假令錢少亦無可患在唐正觀中米斗數錢可謂錢少然其時更為樂歲人無所苦雖唐中世用兩稅法令百姓以錢為稅然后人始苦錢少此由責人必變粟帛為錢輸官則人人皆當以粟帛易

錢則不得不以錢少爲患此乃上設法爲患非錢少爲患也今二稅令人輸粟帛至今令輸錢則取情願何由能致人患陽叔曰於古輸誠然今如官中給賜用錢不少若斗米五錢則斗米可折得五錢官中合用錢何由辦給則錢少亦不得不以爲患余曰今官司用錢爲多者莫如糧草若錢少而重則糧草更不費錢今近邊百萬貫不能糴得百萬石米若斗米五錢則五萬貫足致百萬石至於其它用見錢亦豈能多於糧草就令用見錢處多若錢重自可如今合賜錢處折以宅物此乃人主輕重之權何至更以錢少

爲患

二稅用錢故民間以錢少爲患三司以斛斗折錢何異二稅而不以錢少爲患此何理也今兩稅輸粟帛皆有常數若輸錢取其情願則斗米五錢所輸無幾矣官司豈得不以錢少爲患乎若必令輸粟則是不取情願非法也若不以時直輸錢則民受弊矣皆不可也夫錢重則物輕若用處折以它物則用物亦多矣用物多則它物亦恐不足以給也民之所有粟帛而已而錢者官中所積也終歲勤動而斗粟尺帛不過數錢雖邊儲百萬石可致

其傷農甚矣而謂錢少不足患尤非理也
呈程顥奏王廣淵不當妄意迎合俵粟乞俵絲錢及折稅絹作納錢云云呈孫覺劄子至周公時天下已無兼幷又公私富實故爲此法陰相之不專用此爲治余曰無兼幷又公私富實尚須此相民兼幷多民乏絕者衆則此法豈可少且覺言周公不專用此爲治今豈全廢餘事專行此法又讀至周公所以取息者欲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故也余曰覺言今法則以爲掊利言周公之法則以爲欲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若說今法之意如說周法則今法何由致人異

論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說以爲今法雖未有害及至後世必有剝膚椎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爲慮而孫覺慮後世乃過於周公此可謂私憂過計也覺所言無理至多讀不至終而止

周官平頒其興積新義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也故謂之平則俵粟不取情願蓋其本旨也故臺諫言廣淵不惟不以廣淵爲罪乃更以爲盡力夫周官所謂平者豈槩與之謂哉謂無偏陂而已爲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法以爲已資耳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蓋貸民

所以助不給田不耕宅不毛猶使之出屋粟里布則游惰之民自致困乏與夫實非不給而妄冒稱貸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國服爲之息則民不輕貸矣莘老所謂欲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未爲過論也今兼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初非能抑勒使之稱貸也皆其自願耳然而其求之艱其出息重非迫於甚急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槩與之豈盡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願貸者以其易得而息輕故也以易貸之金資不急之用至期而無以償則荷校束

手爲囚人矣乃復舉貸於兼并之家出倍稱之息以爲官逋明年復貸於官以還私債歲歲轉易無窮已也欲摧兼并其實助之與利之源蓋自茲始而莘老之比作俑者亦不爲過論也余以謂青苗利害不在願與不願正在官司以輕息誘致之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乃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然則周公法令法安得不爲異

呈朱越乞小郡上問朱越貪取實對又問越何處人因甚人說乞余曰臣久居江寧朱越是江寧人與之

相識言者或以爲臣欲差此人知建州建州地遠事繁無職田無錫賜無酬奬朱越素廉潔有行居官無敗事又是大卿比輩申王秉彝輩只有過之即無不及理須與一郡如建州者上曰聞亦廉介可殺年老余言其不老上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雖在京陛下亦何須見建州知州自來只是中書差何足掛聖念如臣者忠信誕謾之實陛下乃當審察若臣誕謾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之大豈無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上曰非爲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實余曰陛下每事欲考實甚善然所

當考實乃有意於建州者又曰人主防人臣爲姦當博見人窮理道考事實窮理道考事實則雖見姦人無害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爲朋黨蔽欺人臣爲姦尤惡人主博見人故李逢吉之黨相與謀以爲人主即位當深防次對官上說

荆公每言人主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爲朋黨蔽欺至除朱越建州則固拒人主使不得見此何意也朱越果材耶見之何害果不材則固拒人主不得見非蔽欺而何觀其言之殭悖雖同列不可堪也况君臣乎夫君子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暴慢

之氣不設於身體君臣之間狠愎如此其所養蓋可知矣

上論不尚賢余曰尊尊親親賢賢並用先王之政事也老子不尚賢是道德之言

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爲政以德離道德而爲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須有名如何余以爲無名則不可用兵上曰恐但顧力如何不計有名無名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非兼弱攻昧則取亂侮亡欲加兵於弱昧亂亡之國豈患無名但患德與力不足耳

弱昧亂亡之國不足以有其民而上無政刑廢誅不加焉而後兼取之則有名矣此書稱湯於桀之時爲然也乃曰用兵不患無名此乃管仲責包茅不入之說耳王佐不爲也

上曰使釋老之說行則人不務爲功名一切偷惰則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所以運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則相率亂俗陷爲偷惰如西晉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運天下非所以訓示衆人者也余曰誠如此若夫功名爵祿乃先王所以役使羣衆使人人薄功名爵祿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

運天下有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而未嘗示人以薄功名爵祿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各盡其道所謂至也至以其身爲天下用豈爲功名爵祿哉蓋君臣者人倫之大爲臣義當如此也故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則人知自盡雖有高明超卓之士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亦孰敢不爲用也哉先王所以運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謬悠荒唐之說也夫名位爵祿天之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故書曰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
是役使羣衆非所以奉天也葢其學不足以知天
故其論每如此
上曰商鞅何等變詐余曰鞅爲國不失於變詐失於
不能以禮義廉恥成民而已
商鞅挾持浮說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術葢本於
變詐尚何禮義廉恥成民之有哉謂其失不在於
變詐葢亦不究其本矣故其操術每以鞅爲是
上聞酸棗有升下戶入上戶手勅如此則是有免第
四等役錢之名而無其實云云於是司農有狀乞約

東升降並須約見今等第物力如或敢將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務要足約定之數則官吏並科違制不在去官赦降原減之限上以爲然從司農所奏余曰治百姓當知其情僞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驕之使紛紛妄經中書御史臺或打鼓截駕恃衆爲僥倖則亦非所以爲政天下事大計已定其餘責之有司有不當則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輙再三勑質問臣恐此體傷於叢脞則股肱倚辦於上不得不惰也

升降等第最爲役法利害之要平時差役不到下

户令升下户爲上户使之輸錢則貧弱受弊而上户免役爲法之害孰大於此而人主不得質問質問則以爲叢脞此何理也堯之時天下大計已定矣然而設謗木詢芻蕘豈固示之姑息耶蓋上下之情不通而能審知其情僞利害者未之有也必使斯民無所赴愬而后可以爲政則誤國多矣

呂公著正所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又云如陳襄姦邪附下罔上雖放流竄殛自其常分又云歐陽永叔乞致仕馮圖留之上弗許余論永叔以韓琦爲社稷臣則修爲忠良否則修不免爲附麗邪人故如修輩

尤惡綱紀立風俗變又云如此人與一州即壞一州留在朝廷則專附流俗壞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云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誠爲未盡法

自韓富而下皆元勳世臣名儒碩德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有異已則指爲奸邪待以四凶詆誣大臣顛倒邪正蓋自此始也作俑之禍抑又甚焉

保甲

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爲力耕之農出則爲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

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自井田之法廢民無常產久矣富者饜膏粱被文繡醲豢逸樂未嘗知有服勞也貧者終歲勤動僅能糊其口一有失職則饑殍隨之游惰之民往往應募而爲兵一繫軍籍則上下臨制如束濕薪雖有姦凶無所逞也自祖宗以來討平禍亂　用此而已未聞有它虞也今欲什伍其民以代募兵則富者安於逸樂脆軟而不可用貧者更番月閱則老弱無所賴轉爲溝中瘠矣游惰姦凶無所拘係則散而爲盜賊皆

理之必至也比戶之民旣已輸賦租以克軍食矣而身又不免焉豈不重困民乎若以賦租可減則自熙寧至元豐十有餘年未聞有減也予以謂非田旣不可復而欲一兵農未見其可也

三司節略郤呂嘉問起請儀鸞司供內中絲帛文字郤奏請爲擬呂嘉問起請乞指揮其意欲以內東門要絲供上元禁中用而嘉問起請致妨闕中傷嘉問又歸咎於中書立法云云余曰如此等事非陛下躬儉即人臣豈敢如此立法臣見陛下於殿檻上蓋氈尙御批減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疋帛縻費於結絡

上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忍橫費如此靡費圖作甚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余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克奉乘輿不爲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舜作漆器羣臣咸諫況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雖庸人知其不可爲也荆公以師臣自任爲天下儒宗而所以導其君如此百世而下諫臣得以藉口爲天下禍庸非斯言乎

陝西諸帥稍探得西人欲作過卽勾下番兵馬余以爲當約束勿使其然慶曆中西事所陷殺不過十萬

人計天下一歲饑饉疾疫所死何啻十萬人於天下未覺有損也而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窮者妄費糧餉最爲今取宜戒邊吏不能捍敵致陷殺無辜之民而以饑饉疾疫死亾者爲比又以一路殺傷之數與天下計其多寡尤爲無理夫以十萬之衆合天下之廣言之宜未覺有損也以陝西一路言之安得不以爲多乎昔太王之避敵也以爲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故去之今乃以妄費粮餉爲宜戒而十萬無辜之民肝腦塗地爲無損非謀國者所宜言也詎不亦異乎

上曰市易賣果子煩細且令罷卻如何余曰市易司

但以細民爲官科買所困下爲兼并取息所困故自投狀經市易司乞借官錢出息行倉法供納官果子自立法以來販者比舊皆便得見錢無留滯云云陛下爲其煩細以爲有傷國體臣愚竊謂不然今設官監酒一升亦沽設官監稅一錢亦稅豈非細碎人不以爲非習見故也臣以爲酒稅如此不爲非義何則自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幾錢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貨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亦不言幾錢以上乃買賣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煩細爲恥者細大並舉

乃爲政體尊者任其大畧者務其細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陛下朝夕檢察市易務事乃似煩細非帝王大體此乃書所謂元首叢脞也

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征商古無有也蓋自賤丈夫始恐無一錢亦稅也先王之時惟祀茲酒故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雖紂爲人君數其罪亦不過沈湎於酒耳必不設法招致使民酣醟而日較其增虧也搉酤之法自桑弘羊爲之當時以謂烹弘羊乃雨則人情可知矣以爲因襲之久國計賴之未

能遽已可也以爲三代之法已如此其欺我哉周官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之買者所以阜通貨賄也若果子非有不售而滯於民用者而官皆斂之此與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者何異哉以是爲政體不亦謬乎夫柄臣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授之有司有司不奉法柄臣察之可也柄臣議法失其旨其誰當正之固人主所當察也故上無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而民被其澤矣論道之官議法罔利煩細如此實傷國體而人主不得問問之則以爲叢脞果何

理哉

余曰陛下正當爲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然後能爲天之所爲爲天之所爲者樂天也樂天者然後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爲則當畏天畏天者不足以保天下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者爲諸侯之孝而已所謂天之所爲者如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屋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爲怨而天不爲之變以爲非祁寒暑雨不能成歲功故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使鯀治水汨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

寢食不甘而堯晏然不以爲慮此能爲天之所爲任理而無情故也

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孟子謂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而安石乃曰堯晏然不以爲慮不知何所據而然也以憂恤百姓爲不知天之所爲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夫民窮而王不恤下怨而上不知蓋土潰之勢也保丁賫襖以置弓箭甚者斷指以免丁其致怨可知矣而導其君以爲不必恤不亦誤乎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紛紜三代以前盛王未

有無征誅而治也文曰侵阮徂共以至伐崇乃能成王業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況流俗議論周之王業肇基太王然太王避敵去豳未聞有征誅也先王用凶器行危事葢有不得已若以謂必有征誅乃能成王業此何理必使后世希功要利之臣藉斯言爲興王之本以欺其君其禍天下豈淺哉

呈內藏庫紬絹許人戶情願納見錢事因白上令歲兩浙被三司令人戶情願納見錢折稅紬絹薛向近奏添俵預買紬絹錢乃得平準輕重之意



預買紬絹每疋俵錢一千三司以紬絹折納見錢必高其估此與王廣淵俵絲錢折納稅紬絹一體聚斂之臣罔民取利以欺朝廷故民間常以折變爲患今乃以折納見錢添俵預買爲得平準輕重之意恐非先王裕民之道也

魯公曰議者以爲提舉官將先催常平後催稅復如王廣淵義倉事余曰先催常平物固無害與義倉事不同義倉是朝廷令勸誘豈可先以百姓稅物充常平是出官本貸與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許先催則是令稅足之后方以枷棒催常平貸物則自然致人議論又云枷

棒亦不可廢今和買紬絹若不納可不決否今民間賒貸亦須以枷棒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即一散之后何由可斂既情願貸官物又收息少縱使枷棒催之亦何所妨

先催足常平而后催稅則稅必欠雖不用枷棒催貸物必用枷棒催稅矣此乃朝三暮四之說而民受其弊則一也私債於法不受理而兼并之家初非有枷棒催貸物也已足以困細民則此固可知矣夫和買用枷棒蓋州縣之過非法意也常平斂散自謂先王補助之法竊意先王補助必無取息

用枷棒追索之理不務出此乃引州縣之過以自
況不亦異乎
論常平陳曰此只是財利事不行得有何所妨臣在
政府日夕紛紛校計財利臣實恥之余曰理財用者
乃所謂政事眞宰相之職也何可以爲恥若爲大臣
而畏流俗浮沉不能爲人主守法者臣亦恥之
周官大宰以九賦斂財用以九式蘶節財用以九
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眞宰相之職也葢古之制
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
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

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致猶致人之致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則非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爲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濮王不稱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稱皇是不得耶余曰無臣而爲有臣孔子以爲欺天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爲有臣之類且孝子慈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推濮王之心豈敢當褒崇然則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

濮廟非帝業所基與太王王季異故褒崇之禮不

宜稱皇得禮之正也荆公謂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爲有臣之類蓋未甞深考周公追王意也周公豈欺天乎

卷之七終

宋楊文靖公集卷之八

辨二

王氏字說辨

空　無土以爲穴則空無相無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

作相之說出於佛氏吾儒無有也佛之言曰空卽無相無相卽無作則空之名不爲作相而立也工穴之爲空是滅色明空佛氏以爲斷空非眞空也大空之空豈工能穴之耶色空吾儒本無此說其義於儒佛兩失之矣



佺侗　眞空者離人焉佺異於是特中無所有耳大同者離人焉侗異於是特不能爲異耳

眞空者離人焉是離色則空非卽空也大同者離人焉有離則非大同也列子曰和者大同於物夫五味非一也相得而後和有離焉則非和也萬物固非一類也各於類而同之則所侗不廣矣合而和之然後爲大同

同　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冂一口則是非同矣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非同其一口所能冂也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必潰矣何同之有惟君子爲
能通天下之志乃能同也同異之名不爲是非而有
也如樂統同禮辨異同姓異姓之類何是非之有

金銅　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赤金
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

月令於金木水火皆以成數言之惟土曰其數五而
已葢五行皆主土而後成故土王於四季無終於正
西之理水土俱生於申則正西亦非水土始終之所
也五金皆爲火所勝而不能自守反同於火非特銅
而已然謂之銅者葢五金皆金正謂黃金爲金銅亦



黃也同於金而已

童　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稱仁端見矣四端皆根於人心與生俱生也非特信仁而已以蒙爲信本稱爲仁端皆無是理也

中　中通上下得中則制命焉中者天下之大本非特通上下而已是未知中之爲中也

忠　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忠者中心也心無中外以忠爲中心無是理也禮器曰禮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也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蓋用心

之有內外耳非心有內外也

洪　洪則水共而大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亦共而大

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亦共而大夫五行有休囚廢王無共大之理

鴻　大曰鴻小曰鴈所居未嘗有正可謂反矣然而大夫贊此者以知去就爲義小者隨時如此而已乃若大者隨時則能以其智與事造業矣鴻從水言智工言業故又訓大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若大夫者不能充也



鴻雁一物也有小大之異鴻亦無興事造業之理若大夫者不能充此周官大宰卿一人卿即上大夫也故王制曰上大夫卿而周官有中大夫而已則上大夫卿是也大宰所謂一相也不能充此其孰能充之

公　公雖尊位亦事人亦事事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事事者故周官鄉老二鄉公一人而無職事以其非事事故也

松栢　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栢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詘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桓圭者以此

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

道不知孰爲事上之道耶柏視松也猶伯視公伯執
躬圭公執柏圭無取諸松桓之義皆私意之鑿也

籠　从竹从龍內虛而有節所以籠物雖若龍
者亦可籠焉
龍非可籠之物也

冬　春徂夏爲天出而之人秋徂冬爲人反而
之天
四時之運終則有始天行也無之天之人之異

天示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天
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



一而六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地得一而小何也夫域中有四大而地居一焉何小之有

義和　歛仁氣以爲義散義氣以爲和

犧牲　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完而生之義所以始物

歛仁氣以爲義又曰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散義氣以爲和又曰完而生之義所以始物殊無理也

戲　自人道言之交則用豆辨則用戈慮而後動不可戲也戲實生患自道言之無人焉用豆無我焉用戈無我無人何慮之有用戈用豆以

致爲百慮特戲事耳戲非正事故又爲於戲領

戲之字

自人言之君臣之義夫婦之別皆辨也何用戈之有
禮之用豆無非道也以用豆用戈爲戲事則先王所
以交神人討有罪皆戲耳此何理也

罝罷　上取數備有以冂下則直者可罝使無
貳適惟我所措而已能者可罷使無妄作惟我
所爲而已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未聞直者可罝使
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則天下之士願立於其朝矣未聞能者可罷使無妄作惟我所爲而已熙寧之初賢能不容於朝紛更祖宗之法惟我所爲而已用此說也其爲害豈淺哉使其說行則其禍天下後世商君之法不如是烈矣

終　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

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葢惟無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

聽　於事則聽思聰於道則聽忽矣

事道初無二也故孔子之相師亦道也聖人憲天之

聽天非有事也何多事而聽之有

思　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若是者其心未嘗動出也故心在內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之至於無思則天之道也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無是理也與所謂出怒不怒異矣

味莖藉　味一艸而五味具焉卽一卽五非一非五故謂之莖衆而出乎一亦反乎一故謂之藉

未有一物而具五味者卽一卽五非一非五皆謬悠

之辭也

之　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戻

靜以之動中而卜者所之正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隱顯一理也非反隱以之顯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靜一體也非

戻靜以之動也非夫通幽明之故知神之所爲孰能

與於此

懿徽　壹而恣之者懿也俊德之美也微而糾

之者微也玄德之美也

俊德非恣之所能玄德非糾之所及

除　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

一日之頃一身之中而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新新不窮未嘗相除也有處有辨與陰陽異矣

蟋蟀　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於蟋蟀其率之爲悉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詩每況焉

陰陽之運萬物由之而生成焉非帥萬物以出入也陰陽亦非蟋蟀所能帥也

紅紫　紅以白入赤也火革金從工器成焉凡

色以糸染也紫以赤入黑也赤與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爲此而已夫有彼也乃有此也道所貴故在糸上工者事也此者德也

白受采五采皆以白爲質非特火華金爲紅也赤與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爲此而已不知爲此者何義也

豐　豐者用豆之時

祭用數之仂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用豆非特豐之時而已

崇高言事崇指物陰陽之義

崇高無陰陽之義

楊文靖公集卷之八終

崇高無倒懸之義

楊文靖公集卷之九

史論

藺相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爲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徼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爲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眦睚不

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於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弊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遯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迺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

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亦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絶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矣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矣相如爲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

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
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爲論著云

項羽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擒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齮齕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者之嗜食不必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爇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弒義帝

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𢿱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張良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菹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夫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翛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蕭何

高皇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踣者亦屢矣蓋高皇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能得廉節之

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耻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驅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彊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爲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旣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爲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爲其始以戰鬬爲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爲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問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

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勿失尙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陳平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葢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強敵外陵平爲護軍常從征代不擁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爲丞相天下無閒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周勃

將視軍如臂指然唯所用耳以義驅之雖赴水火可也絳侯之入北軍也乃令之曰為劉氏者左袒為呂氏者右袒使呂氏能得士心軍皆右袒則斯言豈不召亂乎蓋不學無術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類也至其以列侯就國也嘗自畏恐誅每河東郡守尉行縣至絳必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是果欲何為耶使天子欲誅之也則被甲持兵將拒之耶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者乃其自召也以文帝之寬仁故卒能全宥使在高帝呂氏之時而所為若是猶欲以功名

自全難矣

張耳　陳餘

遷固謂耳餘爲勢利之交非也張耳鉅鹿之圍責餘以俱死黶𣫍没於秦軍耳大不信以爲殺之二人所以相失也是豈有勢利之交耶予謂耳餘之友蓋失於相結之深而相知淺也使其相知如管鮑寧有是耶

韓信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關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彊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畧葢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濶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擄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彭越

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程力之過也余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葢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鄙戲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搖足則秦項之爭復搆矣漢方收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葅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

雖朝委袁植遺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爲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巳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矣

季布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爲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法者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趙堯　周昌

余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爲之廢卷太息也以高皇之明惓惓于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强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强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葢亦反諸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詩豈特無毋禍而已哉

叔孫通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爲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劒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楊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張蒼

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斗牛之初其次爲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居丑故子丑可以爲正者以日月五星所從起也子爲正者得天統以時言也丑爲正者得地統以辰言也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三代之時惟夏時爲正而人取則焉故得人統也三正之相循猶忠質文之尚不可增易也至秦以十月爲正失其旨矣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爲柱

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疎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華卒以此絀惜夫

酈寄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交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刼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刼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辜乎其責亦非其本心也

朱虛侯

予讀高后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强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監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也尙何及哉然章之獲全于呂后之時而卒能成功亦幸而已

田叔

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余謂田叔之隨王雖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爲知所處孟舒爲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爲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申屠嘉

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材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賈誼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簿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以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逖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易之彼其心豈能恝然耶此讒譖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葢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爲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爲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攗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賈山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諭盛言其侈靡貪狠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爲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張釋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爲賢乎爲喋喋可乎余謂上林尉眞亡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袁盎

淮南王之驕恣其茬禍久矣然徵之卽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庳可也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巳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

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
仁心爲質誤矣

晁錯

晁錯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爲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況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詔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質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蓋

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鎭服其心而强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茸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爲黯者乎



鄒陽　枚乘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道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爲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竇嬰　灌夫　田蚡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阻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勉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耻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驁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

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與竇嬰區區復銳于爲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覬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劉向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祕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爲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並立於朝爲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籍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

深其滋蔓廣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决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朱穆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兾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兾烏在其爲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于梁兾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

臧洪

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爲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葢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已

竇武　何進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稃粃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于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爲也張奐北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爲已用而乃遲回逹旦使逆

賊得與魚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荀彧

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爲政延及宣王卒有中興之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之衰其禍未甚於流彘也董卓之亂天之未厭漢德豈有異於共和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强恐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令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以晩

節蓋之皷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彧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汪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郊祀

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定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汲黯

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底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周世宗家人傳

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爲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爲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詘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而不釋爲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亡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寧竊負而逃以

伸巳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世宗置而不問也有如皐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者然則宜若何亦寘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爲天子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寘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爲不可哉

楊文靖公集卷之九終

楊文靖公集卷之十

詩一

五言古風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躚躚黃小群毛髮忽以蒼
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
行已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芒
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
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
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



譬猶適千里駕言勿徊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
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辭章
學成欲何用奔趨名利場挾策傳塞游異趣均亡羊
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彊
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范范定何求所得安能常
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
欲爲君子儒勿謂予言狂

嚴陵釣臺

漢綱久陵遲國柄授權室中興得英主威明戒前失
三公經邦手吏事困精覈功臣欲圖全猶不任以職

矧茲故人分義等天倫戚卓哉子陵心秉哲圖前識
投身參名爵豈得枉尋尺萬鍾雖云富樊雉非予匹
石瀨清且泚蒼崖聳而直揭竿事幽尋釣水鮮可食
羊裘御冬溫袞綉未云益三旌屠羊肆義在不吾易
用舍各有趣高風亘今昔

冬至日聞雷

土圭日已南百年生有期新陽潛地脉憯憯群陰微
倘覺雲氣昏巖飈弄寒威狂雷與驟雨奔逐如喧轟
百虫誤驚蟄生理亦已虧向晩怒聲息霰雪交餘輝
凌寒山驛孤持盃空自疑



土屋

土屋梳荒陂周回僅容席環堵異營窟猶遺古風質功雖勞版築身自有餘力依戶鑿圓竇寒光度如璧戶開迎溫風冬墐可棲息胡爲棟宇麗但免風雨阨安居自寬暇見者徒逼仄寄言隣舍翁各自適汝適慎勿慕華屋澆漓非至德

久不得家書

鴥彼晨風飛日暮歸鬱林游子尚何得但寄千里心庭闈班白親憶念我亦深云何彼無耗徒役夢寐尋有如在空谷歲久想足音竹篇一行書貴可抵萬金

踟躕步前庭復坐戶欲瘖淚墮不自知但覺盈衣襟
人生本無待豈受外物侵歸當臥牛衣竹籜橫荆簪

藏春峽 六咏有序

國華先生得幽谷於劒水之東去其所居僅一里餘負山之巔闢地西向為堂名曰咏歸堂堂下有亭曰老圃亭之前有跡穿數畦其南北有二茅亭南植梅數株名曰暗香北種紫竹數竿名曰虛心又其南有一石竇其下可容數人名曰容照巖合而名之藏春峽 其暗香以下四咏見七言絕句

結廬東山阿屹然俯全閩下有黃龍淵浮光抱層雲

彼美谷口翁杖策來往頻明月自爲友顧影相爲隣
擷芷佩芳蘭不與麋鹿群虛堂發輝素黃卷日與親
采薇芼晨羹弋梟侑清樽曝日負巖竇爲童浴溪濱
微吟曳雙屐踏破青苔紋歸與自樂只此意將誰論
黙狂聖所與耶欲繼餘芬

詠歸堂

昔君居隱鱗投竿拂珊瑚國華故居有隱鱗洞洞前有釣臺今來寓
谷口結亭事春鋤亭下十餘畦蔚蔚富嘉蔬野菓銜
朱鷚蔓實垂青桴籬根有蹲鴟晨炊勝彫菰豈惟充
君腹隣里亦厭餘蔬泉動地脉硫磺咸膏腴諒彼漢

陰人假修匪吾徒避俗柴桑翁不復嘆荒蕪卷懷經綸手治(平聲)此一畝居知子非隱淪聊以寓壯圖人生出處分禮義安可踰茲謀異樊須甘事小人儒

老圃亭

送虔守楚大夫

元祐戊辰

象緯辰心次雄都水濁牂經天浮瑞彩絕代出英姿厚德千金璧虛懷萬頃陂霜蹄來漢苑雲翮上天池籍籍才猷美皇皇使節馳飛書騰衆吻橫弃寘通逵剖竹章流遠還車蜀道巇

(除成都憲以臺章罷得虔守)

秦庭徒被指趙璧本無玼黃霸初勤細裴公可範規惠流三郡

俗名掩四賢祠大厦資梁棟承祧賴鼎彝會須紆衮綉寧久駐旌麾畫航行空挽甘棠去盍思烟波迎棹急江椰拂墻低賤士行藏拙參軍秩序卑生涯惟蠹簡事業付毛錐懶惰文園病伶仃曼倩饑自甘同跛鼈未忍舍靈鼉朽資難雕繪餘生辱品題寒荄回煖律陰壑得晴曦終愧麞頭賤難酬國士知兩行淵客淚感激自沾頤

縣齋書事寄張世賢

朝衙群吏集戢戢同隊魚暮衙羣吏散翩翩若驚鳧歸來坐虛室開編對璠璵啓戸間無人清風入吾廬

持盃邀明月大嚼時與俱蹁躚步松陰對影聊相娛
嗟予懶惰久淵畧與世疎故人隔清湘懷抱何由舒
高問魯山翁此意今何如

黃彥昭時思閣 前有連理檜

狐丘鎖千岑層閣跨雲起永懷霜露思時未薦醪醴
欽宗貴收族藹藹神亦喜故令傲霜根駢枝復連理
黃侯渥洼種一躍不容擬慶源如歸墟萬壑自奔止
終見君子鄉乃是鳴珂里

江陵令張景常萬卷堂

民生結繩初異字本同體詎令四目翁破肉作瘡痏

龍龜出河洛玆理固天啓張侯瑚璉姿高步軼前軌
買書費千金充屋未云已六經滀溟渤百家襍原委
中流湧千波舉體惟一水參前有真趣萬古一憑几
毫端吐奇芬溢目麗紈綺微言窺聖域妙應期得髓
黙坐筌蹄忘斯文亦糠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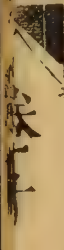
送蔡安禮

眷言與君違寤寐念在昔結歡自童稚分比膠投漆
乖離成參商出沒但齊汨羲和鞭日御過眼飛鳥疾
五載一相逢俯仰如昨日論情方繾綣念子又何適
行矣不可留惝怳心若失人生惟所遇行止或使尼

況復各宦遊聚散何可一嚶嚶黃鳥聲上下求其匹
俛首聽遺音飄零淚橫臆

題愚齋 溪東黃室

結廬依林丘回峰爭盤紆下闞清池淵憑軒數游魚
飛閣出雲表浮烟襲簪裾中有傲世士脫畧自謂愚
高義輕嬴金貽謀有詩書青編富充宇散帙羅瓊琚
鱗鱗壁間題一一露珊瑚嗟予久昏塞荒溪少耘鋤
昌黎已隔世將焉問燮塗道逢北山公荷鍤時與俱
皎皎河曲叟朋儕共欽欽高齋一來遊豁然心神舒
籬東有餘址誰能薙榛蕪結茅可容席一瓢來此居



寄謝陶彭澤何必愛吾廬

童氏必大亭　生前作此亭

超遥武夷翁霞衣爛朝日作亭依雲根望壙茲焉息
仙遊去不返孤丘已陳迹身雖隷編齊貽謀有遺則
慶流終必大名亭以爲讖伊昔晉公堂三槐手親植
扶疎滿庭陰貂蟬映圭璧黙視天人際召應齊呂律
閭門容軒車茲理固可必終見童氏里鳴珂聲赫奕

江上晚步　赴荆南詩

鏡潭磨青空璧月侵江漾攬衣弄清泚烱烱月在掬
冷然適我口肝膈貯氷玉流光頃百變一玩不可復

歸來盡餘樽醉臥媚幽獨羲娥偶相憐歲往如破竹
餘生枕中付勿問黄粱熟

荆州偶作

鄭公稽阮流野性本麋鹿平生傲羲皇白首就羈束
大寒客無氊官冷飯不足頼予支離人攘臂受餘粟
江魚尾盈尺飽食勝粱肉荆山富樵蘇丈室有餘燠
頑疎愧前哲所得踰往躅談經追時好俯仰負愧忸
流光逝不及愁鬢日改綠世道刧火燃不爐乃良玉
曉交定難恃雲雨手翻覆官居眞蘧廬束擔聊託宿
求田意雖鄙此計正宜速歸尋谷口耕勝賣成都卜

坐想帶經鋤倚耒聽布谷

送鄭季常赴大學正 修

驅車出西城眷言與君違北顧臨康衢問予將焉之赤驥度渥洼終當飲瑶池成都九軌道一躍不可追浮塵暗荆棘捷徑行多迷長風戰秋林零露沾人衣青松不改柯期子清霜時

次韻何吉老遊金鑾寺

榮名嗟何為病木自生癭彭殤一夢覺烏用論久頃寄身淵明廬翛然在人境衛生鄙樊雉放浪任流梗相忘到形影世累不須屏剗鉞聊自營寧復事干請

負疽有餘燠蓬鬓亂垂頸客來坐無氊誰顧廣文冷
忽聞過吾門冠屨不暇整邀我招提遊並轡相輿騁
僧關叩禪寂未語心已領並遊皆韓徒辭刃淬鋒頴
多聞富如坻吾方拾遺秉顧慙管窺陋未覩豹文炳
謬追俊遊後如渴得甘井願從借金篦爲刮眼中眚
鼻端堊漫久妙質愧非郢賡酬困詩律恐坐杜陵眉
相攜上層岡出戶畏深穽毋虞參也魯蹞步輙三省
遲回月初上雲間掛金餅昏鴉鳴相呼更覺林逾靜
湖光湛星漢渺渺天水永歸蹊晴塵土回首失清景
角聲下譙門歸步怯修嶺晚市人迹稀青燈耿疎影

金鑾有退之題名
故有韓徒之句

送趙循道赴都講 南陵人

鳳山鬱崔嵬下有千頃陂 南陵鳳凰山大農陂溉田千頃 峻極不可
攀浮光亘長鬐瞞寘滴風雨澄淡含瑰奇呼吸入君
懷萬態羅心脾吐辭麗金臒煥若星斗垂揭來荆渚
遊紅蕖照清漪故宮久零落一灑增余輝惇族貴老
成堯言下丹墀浮驂駕雲帆眘然成仳離長裾曳王
門豈比困鹽虀驊騮踏長板萬里誰能羈

送胡康侯使湖南

北溟有潛鱗其廣數千里揚鬐厲東海洸洸等蜉蟻

百川競奔注漫不見涯涘寄之天地間大澤曇空耳
胡侯荆山姿妙質久礱砥飛聲動旒冕持節照湖水
功名與時會事道從此始驊騮駕輕車夷路道九軌
朝燕暮騰越快意未爲喜聖門學須彊一簣虧可耻
擴之天地寛於道乃云邇爲士貴弘毅無忘味斯旨

寄題趙貫道後樂亭 亭在沂州新泰縣

叢祠有狐鳴群雛滿東州彬彬齊魯郊不復論軻丘
鼓刀販繒翁衮衮封公侯風流日渴弊世久俗益偷
昔時戴經人輟耕仍佩牛椎埋晝行盜閭里更相讐
趙子尉平陽始止惟民憂百花爛成圍幽禽弄春柔

問子胡不樂我心姝未休威明揉彊梗驕鷹化爲鳩
買犢解吳鈎束身自鋤耰田盧戶無樞長物棄不收
結亭自樂只開編玩前修誰云酸寒吏憂樂非身謀
乃知君子懷與世異沉浮嗟予一漫叟放浪猶虛舟
舞雩有清風遺迹今在不君乎去此矣欲往將誰儔
寄言春服成尚覬一來遊

謝詹司業送酒

鄭公負才名流落四十年高視臨八荒天寒坐無氊
忘形賴司業時與送酒錢嗟予樗櫟材臃腫世所捐
云何附青雲拜賜追前賢開壺對青樽內愧顏靦然

公乎廊廟姿直幹上參天祓服羣娃宮不虞妬爭妍
騂騮誤一蹶萬里終騰騫朝燕暮刷越駑馬安能先
圭瑩本無瑕寧須事磨鐫宣室久虛席茲行定詳延
炳儒氣塡臆感慨聊自宣辱惠不知報强歌成短篇

戲贈詹安世喜談兵慕耿弇之爲人故有虎牙之句

繫舟駐閶門初與子相識長空翥秋隼爽氣横八極
摛辭鏤圭章吐論森劒戟鄧侯不願仕志在書竹帛
長纓係越王落落藴奇策氣吞流沙外意無燕然北
虎牙有餘勇戎寇非强敵會當朔風勁仗鉞控鳴鏑
老夫慙衰謝見子徒感激平生謬經綸此意已寥寂

信哉功名會事道古難必窮通付時命未足爲悅戚餘生如鼴鼠滿腹微分畢行矣脫簪纓翛然適吾適

安世乃司業之子年少未受官

隱几

上天不殞霜萬木正鮮澤青蒿與長松各挺歲寒節朔風吹沙寒高嶺凍積雪萬木已摧落長松獨清潔人生無艱危君子意何別隱几試澄思行藏易差轍

留別富宣德

富侯荊山姿落落混燕石鐫磨經世故不磷乃天質軿裳黨未寄既去寧須戚驊騮走長坂一跌未爲失

泰庭謬瑕疵覎枉終完瑩君子有遠懷事道先器識
千鈞等鴻毛始見烏獲力行矣各勉旃他時賴三益

別西齋諸友

浮雲如積酥凉飈勁絃疾溶溶渺天末飄忽易相失
懸弧四方志匏繫非予匹平生結歡久始願膠投漆
別離傷素懷此身任萍迹

遣懷

君子雖自嚴至潔宜若汙昭昭揭日月所向將蝟如
天地一窔中逼仄身亦孤遊世在虛已浩蕩與時俱
靈府有天遊環中眞道樞

元豐壬戌歲暮書事

閩陬地力盡種藝被山谷涵濡一雨潤鬱鬱原野綠春風忽云徂舒景變炎燠涼飈動地軸摰歛何神速坐愁林巒空俯視萬木禿凝霜借風力摧折到松竹嗟予閉門人感此亦愁蹙幽庭有萱草采采不盈掬如聞糟牀註取醉須百斛沉酣樂時運天闕不須觸萬物一芻狗蒼蒼自高目

綠漪軒

開池傍清軒環池種蘭芷虛明淡星漢疎影蔫鳧履君乎試憑軒鑑此亭下水盪風生微瀾風定還泚泚

悠然得眞趣吉祥亦止止

迂疎堂

終南有捷徑屈蠖終當伸君獨恥不蹈安得與世親
結廬寄人寰獨往寧問津形影麽酬贈相忘誰與隣
寄謝漢陰叟抱甕良非眞

鄱陽湖觀魚 小龍廟在湖上崇寧壬午

秋高水初落鱗介滿沙脊浩如太倉粟寧復數以粒
紛紛漁舟子疑若俛可拾橫湖沉密網脫漏百無十
亙鰕穛魴鯉駢首吐微濕小人利口實刀机汙鱗鬛
鯤鯨亦狼狽風雨移窟宅玉淵有神祠變化在噓吸

寧飽羶香忍視萬魚急幽潛不足恃感嘆百憂集
寄謝漆園吏於計未爲得

送嚴尉

世路久艱棘青冥翳妖氛孤鳥叢祠中豺虎塡城闉
君能摘姦伏竭澤無潛鱗勿云功未酬屈蠖終當伸
飛黃駕輕車一躍窮無垠

檢田

尋崙上層岡隨衢出高原烟火一里餘鷄犬遥相聞
瘠壤僅容席訟牒徒紛綸齊魏爾蝸角况復三家村
舉世競豪末薄俗寧足論吾衰過元亮欲辨已忘言

送向和卿還京　子韶

江湖多秋風惝恍夜不眠念子將北歸起視明星懸
君平翠蚪姿聳身蒼梧淵高步臨八區凌風上青天
妙質蘊荊璞寧須事磨鐫贈言以爲別妄意追前賢
聖言乃常珍含咀眞味全奇辭暫時好過眼如飛烟
潔身忌廉潔觸物宜虛船吾方病羸薾市藥還自憐
明日隔長陂相望空悃然

離家作二首　庚申歲作

敗葉辭故枝驚飇送微雨田廬向收穫城中亟完補
游子欲何之道路修且阻俛首謝田父予生厭羈旅

又

鴻鴈依朔風群飛逐南翔游子方北征朔風吹我裳
攬轡望雲間夜色正蒼蒼空羡南歸翼幽懷增感傷

過漢江

西極鰲足折東南地維傾衆流競趨下滴滴歸滄溟
誰能跨明河挽此經天行世難乘槎翁此意終冥冥

楊文靖公集卷十終

